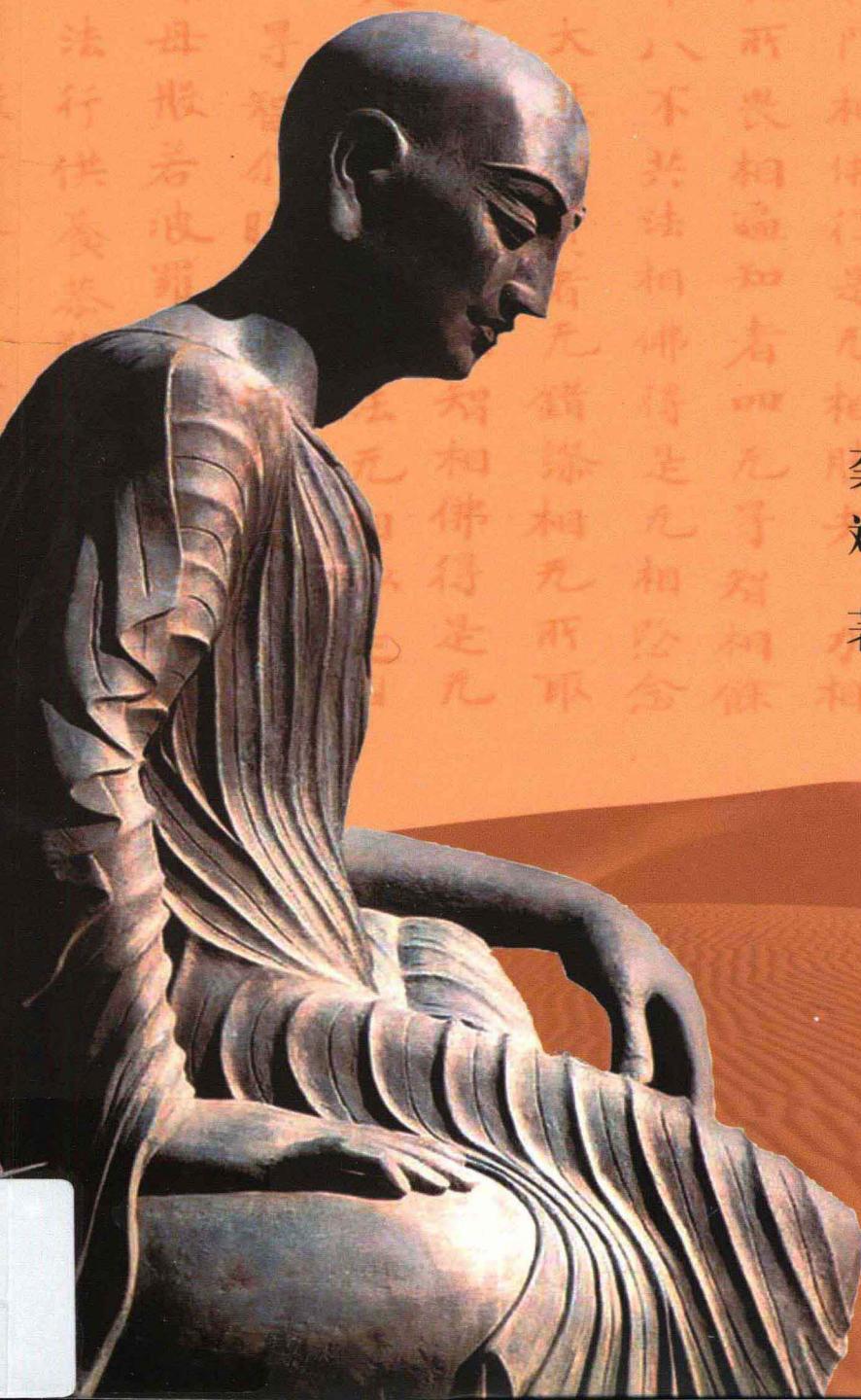


鳩摩羅什傳

龚斌 著



鳩摩羅什傳

生者大德諸賢是四釋迦牟尼佛得是无相
是无相者是四釋迦牟尼佛得是无相
人天德劫也得相佛得是无相
龕斌著

人天德劫也得相佛得是无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鸠摩罗什传 / 龚斌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8

ISBN 978 - 7 - 5325 - 6844 - 4

I. ①鸠… II. ①龚… III. ①鸠摩罗什(344~413)
—传记 IV. ①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5492 号

鸠摩罗什传

龚 斌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281,000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100

ISBN 978 - 7 - 5325 - 6844 - 4

B · 820 定价：4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序一 论“文学的历史”

龚斌兄：

见字如晤！

我首先要说两点：

一、相当长的时期以来，我对写序已生出心理的乃至生理的不良反应。每每一篇序刚刚寄出，心想终于又可以潜回自己的写作计划和状态之中了，而接一份快件、一次电话或一条短信，又有什么人要求写序了——是朋友的某君或不认识的；朋友的要求往往接近着命令。不认识的，近于请求。对于朋友的命令，我实难说不。对陌生人的请求，十之八九，那个“不”也是说不大出口的。结果，就只有独自叹息。

兄唉，我写序已快写伤了。

终日俗事缠身，并有种种亲情忧虑，需心系之，教师责任也是万万不可敷衍塞责的——若还顾及个人写作，便很累。再背上写序的义务，超累。

你也知道的，目前正是大学里最忙的日子；别忘了我还有严重的颈椎病！若我出现在你面前，你定会惊讶——我已瘦得脱形了。

但——为你写序，我却答应得多么爽快！万分高兴似的。

缘何？

因为龚斌这个名字，在我内心里是极可敬的。

1974年我入复旦后，不久便记住你的名字了。

老师们私下里常叮嘱我：千万要吸取龚斌的教训啊！

他们话，有痛心的惋惜，有爱莫能助，更有对我的爱护——怕我忽一日成了龚斌第二。

翁老师私下里曾对我说过：我们创作专业已经失去了一个龚斌，如果接着再失去一个梁晓声，那我们老师会是种什么心情？“工宣队”也每在大会小会上提到你的名字——自然是作为“反面教员”而提到的。

由是，你在我内心里很高大。

在当年，谁若进了上海市市委写作班子，该是何等的趾高气扬？

而你龚斌，虽被“招纳”，却“招”而不“安”，正由于思想上与彼们终日“短兵相接”，于是厌恶、鄙视、耻于为伍，并在同学面前借李白的名句以表傲然难污的心声——“安得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由复旦中文系才子而逐成“劳动改造”的你，当年是我心中未死的莱蒙托夫。

“文革”后，我在我那篇《从复旦到北影》中，写到了你，也写到了我对你的敬意。

这就是为什么，在杭州我们意外相见，我特别兴奋的原因。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用一整天时间，认真读你的书稿，写这篇序的原因。

二、昨夜与你通话后，是打算写一篇中规中矩的序的。及看罢《后记》，决定以书信体来写此序。觉得，不以书信体写，难直抒感想。

三、关于宗教文化，我一向是这么认为的——它是对人类影响最悠久也最广泛的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的“奇点”，就像宇宙爆炸产生了时间概念那样。最初的宗教文化的胚胎几乎与最初的文字同时产生，晚也晚不到哪儿去。它又是人文文化的“奇点”，正是宗教，使人类思考这样的存在母题——人既生而为人，应与禽兽有哪些区别？当然，以现代了的人类的思想来审视宗教文化尤其是古代宗教文化，其糟粕是肯定存在的；但其精华，奠定了后世人文文化的思想基础。

四、某些宗教有排它性甚至暴力排它性，宗教史上的血腥时期读来亦同

样令人惊心动魄，无法接受。相比而言，佛教却是极为包容的。佛教史上几乎没发生过暴力排它事件。

佛教教义虽深广，但却又最能以寻常心亲近之。

我难成宗教徒，乃因跳脱不出无神论的思维定式，但我对宗教文化对人类文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一向衷心崇敬——你的书稿已经告诉我，在此点上我们是相同的。你的《后记》又告诉我，在浮躁、焦虑的当下，你的思想与精神宁愿回到古代去，拥抱包括鸠摩罗什在内的特“精神化”的亦即心灵高远无杂质的人物。

而我，老实说，曾在梦里真的数次出家过。

五、那么，终于该谈到你的文稿了。

你选择鸠摩罗什作为传主，如你在《后记》中所言，事实上是源于对当代知识分子使命的一种叩问，寄托。

你对此书的自我要求，或言是一种写作方法，我也认同。我想，你实际上是希望此书与学院派的所谓“学者书”拉开一定的距离。那类“学者书”，你肯定是驾轻就熟的。当了几十年教授了，都退休了，按学院派框架，写一部“学者书”有何难哉？

但，“学者书”，往往只在所谓学者中得见。高僧大德尤其明白——他们的使命是要将佛法对人类社会的正能量布向最广泛的人间，最好是直抵众生的心里；你呢，希望此书最好能在较多的一般知识分子中引起关注及阅读兴趣（否则你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之使命的叩问、寄托又附着于何处呢），所以你为自己确定了“文学的历史化，历史的文学化”的方向。

你的良苦用心，我深为感动。

史与文学的关系，我是这样认为的——迄今为止，人类的世界存在着两类史：一曰严格意义上的史。这样的史是排斥文学性的。如《史记》，因为有了文学的成分，究竟算史还是算文学，逐产生歧义。二曰史外之史。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人类社会的秘史。”

谁也不能推翻他的话的正确性——当然是指好的小说，而非“戏说”的

那类。

小说都可视为“秘史”，《史记》自然当得起“文学化的历史”。传记更是当之无愧。

其实，一个关于史的真相乃是——人类只有严格意义的史是根本不够的。那就几乎等于只有在读历史学家的著作时才有史，于是导致大多数人对史敬而远之或一知半解。人类社会同样需要一切“文学化的历史”。只有将“文学化的历史”与严格意义的史相结合，史的概念才更具体、周详、全面。后人才能从史中知道，从前产生过怎样的人物，他们做过怎样一些事——以及，他们作为人类中曾经的一员，在心性上最可能是怎样的人？

这后一方面，严格的史力有所不逮。

而“文学化的历史”，却能胜任愉快。

纠正严格的史的种种谬误，这无疑首先应该是史学家们的使命。

而将纠正了谬误记载的史变成为“文学化的历史”，则要靠你这样的人来写《鸠摩罗什传》这样的书了。

“历史的文学化，文学的历史化”——我认为你的初衷是实现了的。

六、最后，我要与你就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文化担当使命这一话题交流如下：

你知道我是一直希望自己不放弃你所言的使命感的。故我曾被讥为唐·吉诃德。现在，这么讥我的人少了，我自己则开始以唐·吉诃德自嘲了；不，有时直接就是自讽。

我越来越明白——对于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不是万能的；但我也越来越明白，文化作用同样不是万能的。

对于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剂万应灵丹。好比一个人若要健康，就不能偏食。五谷杂粮，诸蔬诸果的营养都应予以重视。

说到底，文化乃某谷某粮，某蔬某果而已。

它虽不是万能的，但是缺失了是万万不能的——在这两点之间，中国当

代文化知识分子,有所秉持而不陷于文化至上主义的误区,非是件容易的事。

亲爱的朋友,我们虽都老了,意愿都还未泯,让我们一起在不容易的境况之下,发那么一点儿微光吧!

哪怕微到萤火虫似的,终究也还是点儿光,对吗?

你看,你去江西放松了,一转身成了桑丘;我却为你的书稿,接连两天在读在写,又作了一番唐·吉诃德。

真不公平,就此打住。

祝夏安!

晓 声

2013年6月26日于北京

序二 学术的真实性 文学的可读性

近十几年来，国学热在神州大地兴起，民族文化的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就最重要的社会教化体系而言，自汉魏以降，华夏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三家鼎立的格局，所谓国学、传统文化，其主要内容，可以说即是儒释道三家之学。三家之中，儒、道二家，乃源远流长的本土文化，释（佛）家，则是外来的印度文化。儒释道三家多元共轭的结构，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封闭单一，自古以来便有接纳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兼容并蓄的宽广胸怀。

自后汉以来，佛教应请来到东土，经过约三百年的缓慢传播，至东晋，达到兴盛。当时的中国，南北分裂，北方“五胡乱华”，战乱频仍，民生涂炭，社会苦难极其深重，人们强烈的宗教需求及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佛教弘传的大好时机。于是有佛图澄、鸠摩罗什、觉贤等西域、印度高僧先后来华传教，法显等汉僧远赴西天求法，将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推向高潮。

在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中，贡献最大、影响最深远者，当数鸠摩罗什大师。他本是印度人和西域人混血所生的天才，其先祖为印度婆罗门种姓，世袭国相，父鸠摩罗炎虔信佛教，将嗣相位时辞避出家为比丘，他不畏艰险翻越葱岭，来到西域，被当时西域诸国中最强大的佛教国家龟兹（今新疆南疆库车一带）礼聘为国师，国王强迫嫁以王妹，乃生罗什，聪颖异常，七岁随母出家，开始学习小乘说一切有部经论，九岁至十二岁随母赴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留学，从三藏法师佛陀耶舍学法，得以通达五明诸论和各种方术，阴阳历算，莫不穷究。又从莎车名僧须利耶苏摩参学，从小乘转向大乘，成为博通大小乘三藏的大法师，十几岁即升座讲经说法，辩才无碍，声名大著，远及长安。罗什奉母亲嘱托，志在赴中原弘法，中原僧俗也渴望这位西域高僧降临，奏请秦主苻坚迎请鸠摩罗什。苻坚乃派大将吕光率兵七万远征龟兹，

嘱他攻破龟兹后速将鸠摩罗什送往长安。但吕光破龟兹后，苻坚伐东晋兵败身亡，吕光乃据凉州（今甘肃武威）自立为王，胁迫鸠摩罗什留居凉州十七年。直到后秦主姚兴派兵灭凉，才将期盼已久的鸠摩罗什迎请至长安。

在长安的十二年中，在虔信佛教、颇通佛法的国主姚兴护持下，鸠摩罗什终于实现了他弘法东土的大愿，译经讲学，培育僧才，功绩卓著。他对中国佛教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翻译经典。这是罗什在华主要从事的工作。在姚兴的支持下，在长安逍遥园西明阁组建起有五百多人参加的译场，在罗什主持下，翻译出大量佛典，总数达三十五部，近三百卷，重要者有《摩诃般若经》（“大品经”）、《法华经》、《维摩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十诵律》等。罗什的翻译，极其严谨，再三锤炼，一改以往朴拙的直译及以华语“格义”因而多少失真的作法，力求既不失原意而又保存梵文原本的语趣，所谓“曲从方言，趣不乖本”，创造出一种典雅而又通俗的意译法，信、达、雅兼备，读起来有华语与外来语文调和之美，如本书中所评价：

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鸠摩罗什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佛经翻译的完全成熟，开创出一个全新的境界，后人难以为继。罗什的译作通俗、简洁、流畅，具有吟唱韵味和文学美感，达到了翻译文学的顶峰。

罗什所译佛经，多为后世传诵，影响极其深远。直到今天，汉传佛教界日常念诵的《金刚经》、《阿弥陀经》二经，及《维摩经》、《法华经》等，皆为罗什译本。前二经后来虽然被唐玄奘法师重译，但读诵者很少。罗什的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很高地位，对中国散文影响巨大。

第二，培养僧才。罗什德高望重、声名远播，天下归仰，当时义学沙门云集长安，多趋于他的门下，弟子号称三千。他译经时常随即敷讲，参加译场的诸助手也便成了他的弟子，杰出者有“四杰”、“八俊”、“十哲”之称，其中竺道生、僧肇、道融、慧观、慧严、僧睿、昙影、道恒等，皆称入室，慧解超群，声

名昭著,为自佛教入华以来佛学水平最高的义学高僧。僧肇的《肇论》四篇,辞意俱美,被公认为华僧论著中之“无上精品”,在中国佛学史和哲学史上有极高地位。竺道生则留下“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千古佳话,在经典未到之前便有了符合经典的悟解。

第三,系统、准确地传输了大乘般若、中观学。在罗什以前,佛教在中土虽然传播了三百年,但由于传译失真、典籍未备及思维方法之不同等原因,中土佛教界对佛教义理特别是般若、中观学“空”义的把握,并不是完全准确,往往用本土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去理解佛学。东晋般若学“六家七宗”,对般若原义的理解多数未及要害,“偏而不即”。罗什东来,通过重译《大品》、《金刚》、《小品》等般若经,新译龙树、提婆诸论,并通过讲解答问,将印度般若、中观学的本义准确全面地传入中土,使中土佛教义学水平大大提高,进入一个新阶段,以后三论宗、天台宗的成立,可以说由罗什奠定了基础,是罗什学的进一步发展。

从中国传统化的角度看,罗什的贡献不仅在传播印度佛学真髓,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佛学水平,而且在引进新的思维方式,促进了中国人的理性思维,丰富、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罗什引进的般若中观学,当时即予魏晋玄学以极大的刺激,后来又通过禅宗,施其影响于宋明儒学及宋元道教,渗透于整个中国文化,成为传统文化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鸠摩罗什不仅对中印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的建设贡献巨大,而且是位人格高尚、智慧渊深、经历极具传奇性、有文学天才的高僧,传纪称他为人“神情朗彻,傲岸出群”,“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甚具人格魅力,可敬可佩。虽为德高望重的高僧、佛教领袖,却又有血有肉有情,被迫两次破不淫戒;虽然戒行有缺,却又智慧超人,多次显现前知等神异。他的事迹,彪炳千古,流芳百世。今天我们读诵《金刚经》、《弥陀经》、《维摩经》、《法华经》等经典时,不能不感念这位译经大师,想象他深目高鼻、智慧仁厚的慈容,他永远活在他所翻译的经典中。

这本《鸠摩罗什传》,以可靠史传为据写成,忠实地描述了鸠摩罗什一生的经历,既具有学术的真实性,又具有传纪文学的可读性,给佛教圈内外的

广大读者提供了触摸鸠摩罗什这位文化名人、伟大高僧的方便,对弘扬佛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现实意义,故乐为之序。

陈 兵

2013年6月于四川大学竹林村

目 录

序一 论“文学的历史”	梁晓声
序二 学术的真实性 文学的可读性.....	陈 兵
第一章 智子降于龟兹.....	(1)
第二章 随母出家.....	(14)
第三章 眇宾遇师.....	(29)
第四章 游学疏勒.....	(47)
第五章 改宗大乘.....	(58)
第六章 誉满西域.....	(75)
第七章 声被苻秦.....	(86)
第八章 吕光破龟兹.....	(96)
第九章 第一次破戒.....	(110)
第十章 在龟兹的最后日子.....	(125)
第十一章 漫漫东去路.....	(137)
第十二章 智者的困境.....	(147)
第十三章 新门徒与老相识.....	(160)
第十四章 罗什入长安.....	(172)
第十五章 逍遥园中.....	(180)
第十六章 高足弟子.....	(193)
第十七章 第二次破戒.....	(207)
第十八章 长安与庐山的对话.....	(220)
第十九章 佛驮跋陀罗事件.....	(231)

第二十章 弘法大师 (243)

第二十一章 形碎舌存 (256)

第二十二章 梵轮摧轴与再转 (267)

附录一

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传》 (271)

附录二

鸠摩罗什年谱简编 (278)

附录三

主要参考文献 (304)

后记 (306)

图片目录

南疆的草原.....	(3)
雀离大寺遗址.....	(10)
克孜尔千佛洞.....	(19)
龟兹石窟壁画.....	(20)
克孜尔尕哈烽燧.....	(21)
帕米尔高原.....	(36)
犍陀罗出土佛塔石刻.....	(39)
丝绸之路示意图.....	(86)
梁元帝《职贡图》上的鄯善使者	(92)
楼兰故城遗址.....	(97)
大沙漠.....	(99)
印度和龟兹之箜篌.....	(112)
龟兹石窟天宫伎乐图.....	(114)
玉门关.....	(146)
武威罗什舌塔 (高建新摄).....	(164)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七〇	(185)
大智度论.....	(189)
草堂寺罗什坐像.....	(210)
《妙法莲华经》卷五	(247)
《中论》卷一	(259)
《四分律》.....	(261)

第一章 智子降于龟兹

舍利怀妊，以其子故，母亦聪明，大能议论。其弟拘
那罗，与姊谈论，每屈不如；知所怀子，必大智慧，未生如
是，何况出生？

——《大智度论·释初品舍利佛因缘》第十六

距今一千六百多年前，时当四世纪四十年代初，七月的一天，葱岭的一座雪峰下出现了二个渺小的黑点。渐渐地，黑点成了两个青年男子。

这是主仆两人。主人名叫鸠摩炎，二十五六岁样子，天竺人，国相达多之子。达多倜傥不群，名重天竺。鸠摩炎聪明，品行端正。达多非常喜欢这个儿子，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决定把相位传给鸠摩炎。可是儿子拒绝了。他不要相位，要出家为比丘。

达多不止一次审视儿子，心想：儿子要出家，是一时冲动呢，还是深思熟虑的决定？

“父亲，儿愿为比丘，这是儿多年的愿望，您不会不理解我。”儿子也不止一次向父亲表白。

达多当然理解儿子。天竺是诞生释迦牟尼佛的伟大国度，佛涅槃以来已经八九百年，佛光照遍了五天竺，甚至远及罽宾、犍陀罗、大月氏、大夏、安息、康居，以及葱岭之东的于阗、疏勒、龟兹。如今天竺国王笃信佛法，供养僧众，城中寺塔无数。儿子欲出家为比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佛本来就是净饭王太子，拒绝王位，修道悟道成佛。儿子辞荣出家，不正是追随佛走过的道路吗？

达多不愧倜傥不群，识见自非寻常，问儿子打算在何处修道。鸠摩炎回

答：“我欲东度葱岭，往龟兹弘道。”

达多的心微微一震：“你知道吗，葱岭自古难度，险情不断，不知有多少人葬身雪峰险壑。”

“儿子明白。没有坚忍意志，不能弘扬大法。儿子不畏苦难，何况，佛会保佑我呢。”

达多一挥手：“走吧！愿你早得果报。”

……

这时，鸠摩炎与仆人卸下了肩上的背囊，坐在上面休息。刚才还是寒风凛冽，硬得就像刀子，割得脸发痛，一会儿却见到太阳了，高挂在西边的群峰之上，把天空和裸露的山梁涂成血红色。而远处的雪峰重重叠叠，没有边际。

仆人突然惊奇地叫起来：“公子，快看！葱！葱！”

果然，前面不远处的山坡上长着许多绿色的植物，高可及膝，叶片展开，叶梢上开放着紫色的球状花。更远的山坡上，也有这种植物。鸠摩炎的眼睛发亮，贪婪地看着无数紫色的花，觉得悬崖峭壁也变得温柔可爱起来。当休息之后继续跋涉时，脚步轻松不少，心中一片光明。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翻越，终于度过葱岭，来到莎车国。从莎车往西北方向走五百多里，进入疏勒国。然后折向东北，经温宿国，最后抵达龟兹。

鸠摩炎把龟兹作为目的地，是有充分理由的。

龟兹，位于葱岭之东、塔里木盆地北边，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国力非常强盛的国家。自汉武帝时代张骞开通西域之后，西域三十六国中，龟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汉章帝建初五年（80），班超欲平西域，上疏请兵，陈述力破龟兹的重要意义：“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龟兹服，则西域服；西域服，则断匈奴右臂。当然，这是世俗政权从政治、军事上的考虑，把降服龟兹当作称霸西域的关键。

古代龟兹，是大自然赐予中华民族的瑰宝。她是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边的一块面积广阔的绿洲，犹如价值无比的绿宝石。她北枕巍峨的天山，那山白雪皑皑，连绵千里。发源于雪山的塔里木河，滚滚而来，奔腾不息。